



吳都法乘卷第七

逸格篇

定慧根戒經論泰律凡屬緇流咸遵軌式散聖安禪獨能
奇逸言有讚毀行有順逆龍蛇易辨凡聖莫測非具別眼
無從接拍述逸格第七

史宗傳畧神異下之第七

釋慧皎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為衲故世號麻衣道士
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埭凭埭謳唱引絃以自欣
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栖憇無定所或隱或顯皇宗後南遊吳會

吳江周永年撰



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俗群魚皆散其潛極物類如此

杯度傳畧神異下之第八

釋慧皎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之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之魚網師慎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闖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之行十餘里聞磬聲

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醒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期等設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屈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令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船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做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船不須從先路

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
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
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箒揮之曰馬，何不行觀
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
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
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
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
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
前一人正地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
其騎蘭之日今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工有青書

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象杯度遂絕迹矣郡下杯
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

義師傳 感通三之第十九

僧贊寧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語言倒亂貞元初吳苑
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
斫剗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
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惟
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穢蓋木佛
像悉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灰空彌漫撫掌大
笑不具七筋而食面垢不韻，之輒陰雨吳人以為占候及將

死也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夏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附見二人不錄

蜺子和尚

王 鑿 震澤 編

蜺子和尚京兆人梁天監中在洞庭冬夏一衲沿江採掇螺蜺以充腹暮即宿白馬廟人目為蜺子和尚靜禪師聞之先入廟中夜深和尚歸靜捉其衣曰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答曰神前酒盞盤靜曰不虛與我同根生者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釋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諳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

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徒乎死了燒了却似不生姑蘇志作死了燒却恰似不曾

鰕子和尚

龔明之

承平時有鰕子和尚好食活鰕乞丐於市得錢則買鰕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羣鰕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譚三命

龔明之

譚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却而不食人欲其卜筮必以數十活雞自隨聞其聲伊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為常後享高壽而死及焚屍有

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王家虎丘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
偃松生其上

常熟外教志元

鄧毅

了通知林寺僧也常晝寢寺僧呼之覺曰通州火吾適救之明
日人渡江云狼山寺火有僧於烈焰喫酒滅之火有酒氣狼山
人來謝了通衣九焦灼

崇花菩薩

劉鳳

崇花菩薩朱氏子名驛生於驛下故名家在穹窿山太湖旁地
名後塘傳自朱買臣菩薩十三出家性好花嘗挿山茶於外家
而活十八歲死而復見靈異山茶至今在其大者至連抱榦踰

五六丈近被殘伐小者尚可二丈大踰拱

薩天然

劉鳳

聞之北禪寺薩天然以鼠傷燭斤伽藍於寺門外伽藍神托夢
郡太守詣寺以醴獻天然不為舉守詰之云此僧之大戒且伽
藍得入寺矣守為驚作禮而去然神自寺門司土甚廣尤著靈
異迄今又東禪寺靈師號為顛而默著異跡嘗食蝦魚後漁人
索償曰當還汝臨河一吐皆鮮活游泳而去故至今近寺河蝦
皆作紅色

趙頭陀 異林內異人之第五條

徐禎卿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吃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

答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做復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弊
衲不易寒暑性好鋪設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
其溲溺故呼為喫肉和尚每見輒便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
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惠其無厭欲試苦之值
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款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
肉即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
復飲水遽足奉秋飯曰和尚飯乎即飽飲一頓不謝而去亦無
所苦嘗跌坐道上有一縣吏呼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
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
時造其家媪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吾欲行矣不為他人作

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羣僧舉之而去
問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杖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
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顛中圓徑二寸虺通如穴工光朗異常
竟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喫肉和尚

吳中故實記冠衲第七之第三人

楊循吉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吳中將十年能食肉一頓盡
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黃瘁而神清扣之無荅夜宿北寺
門下巡按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摸其帶笑為死
時謝諸嘗施食者為乞水飲二三石盡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續吳先賢讚道術第六人

劉鳳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遊吳幾十年所丐食往來啖肉能頃盡十數斤餘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答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趙頭陀

載姑蘇志

趙頭陀者自云終南山人不知其所參修成化間遊吳中啖肉一頃盡十數斤或一鵝一豬頭我飯至斗許食畢飲水亦一二斗肉食多手自烹煮極潔宿承天寺數年後坐苑橋上大呼一聲遂化諸僧具威儀茶毘之亦得數舍利

洞庭剥皮和尚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機化第十九之一人

黃魯曾

洞庭商人某日為秋毫不苟無古自法未嘗受惡以沙氏為主寓宿偶有寒疾死歿以棺置於寺中復甦叩棺云我已活矣急啟其蓋出曰死去剥皮剥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次洞曉有解脫離判之意遂削髮為僧遊方不知所終

頭陀僧

續吳中故實記補遺示靈第二十之一人

黃魯曾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號曰無盡意白日靜處弔橋龍頭夜坐出定回則曰某縣人修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熟又南海普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上殿隔旦言身寒可往蘇城取衲於范祠前蔡金箔家帶得茶甌中慈菇等果分衆后蔡老隨至天台諸猴迎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一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誑我童稚時見相貌今猶在信是無量
佛住世雙林巷戈文達妻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畢其二以
殼投井復為蟹汲水見之壻谷應之試其神通欲令取鮮荔枝
歸以不時答乃往閩中取新橄欖入定辰再得連枝者卸衣亦
有敗葦梗葉歸來適遇鄱陽湖是誰潛覷我即跌下敗葦中也
潛覷者谷於窓牖睇之云後不知所適

水噴雀

載太倉志

僧水噴雀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遊寓雷應堂冬月常浴於
水人戲呼為水噴雀僧即應之以為已名一日忽辭其所識曰
吾明日午時當行矣至期人聚觀之僧作偈曰水噴雀水噴雀

四十五年無歸着今朝鼓翅向天飛萬丈藕竿黏不着遂死

吳都法乘卷第八

禪藻篇

釋迦說法倡言響答殿謚曰文贊頌攸括爰逮後流詠歌
相雜手作推敲韻限擊鉢其藝誠高於道非未異乎宗家
語叅捧唱述禪藻第八

吳江周永年撰

僧畫

載姑蘇志

僧畫字皎然工律詩嘗謂韋應物恐文體不合乃苦思作古體
十篇為韻章殊不稱賞畫失望明日寫其舊製以獻章諷味不
釋手月語畫云師幾失聲名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

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書服其精鑒

皎然

載吳釋傳

皎然名晝謝康樂之後也唐之詩僧最著了心地法門與虎丘

山元浩交

道標

劉鳳

道標富陽人也初受具品於靈光寺巔律師尤善聲詩與金華

釋軋輔吳門釋九嚴上都釋智崇等並心交塵外方契林中

志林內二條

蘇軾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

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欵欵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欵使侍者卓契順來

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環悉之

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侯鯖錄內一條

趙德麟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因樓前一笛

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法喜志

夏樹芳

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為僧住吳山寶月寺蘓長

公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攜妓謂大通禪師大通愠形於色

公乃作南歌子一首妓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我已今日勘

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錘
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弥勒下
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而
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錘打就金毛師子也堪疑已信身如
夢何知眼共眉蟠桃日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黃涪
翁一見大賞

西湖遊覽志餘內一條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是也仲
殊善詞而小令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詠夏景風流蘊藉不減
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汙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
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屐唯聞犬吠聲
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於後日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
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々照來去

禪藻集詩僧履歷畧節

釋普文

慧詮一名志詮吳郡人徜徉不檢居杭之梵天寺蘇長公見其
詩謂其句語別有林下一種風流

仲殊

龔明之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

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食蜜
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
其喜作艷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還侈墮無人整
頽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
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洒脫無羈縻雲
輕三事袖餅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為藻思洪泉瀉
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為作柔詞爾師持此才奮起革澆
漓驚彼東山高固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墀它日僧
史上萬世為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予浮薄人贈言
增忸怩倘能循我言拂日重光離老學之言雖苦口殊覺莫之

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
殊詠之口就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
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
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自經於枇
杷下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地

冷齋夜話內一條

僧惠洪

仲殊初遊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錫者從之一錢錫與之即就買
錫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
日初不多辨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老學菴筆記內一條

陸務觀

族伯文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麩筋牛乳之類皆清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筋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絰漚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美歲中幾死咬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鄒公盱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續曠紀內一條

僧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殺以待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時人戲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冷齋夜話內一條

釋惠洪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波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而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鷲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兄子如仇嘗作詩云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

平生如令眼，庶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姑蘇志載此於有標致下云：勿陶靖節為詩於如舊下云：嘗有

詩曰：隔林鬢髯聞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蘇公曰：此吾師十

四字師號也。

思悅

劉風

宋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義，熙以後止題甲子云。

自庚子迄丙辰十七年，晉安帝時作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始

禪，蓋二十年，豈有宋末禪二十年前，遽有所恥耶。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徐敦立言往歲吳中多詩僧，其名往見於前輩文集中，余渡

江之初，猶見有規者，頗以詩知名，其為人性坦率，其徒謂之規。

方外時年七十矣，談論蕭散，臨終前數日，有詩曰：讀書已覺眉

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永知天早晚，西窓殘日已無多。葉

左丞大愛之。

三詩僧

載一統志

夷堅志云：吳中僧多能詩法，見絕句云：鶴鳴九皋秋夜永，紙帳

芙蓉卧，燈影九州之外更九州。誰解摩心發，溪省蘊常詠石舊。

蒲詩細永圍基石，織手自移幾年離雁蕩，萬里到天池。法平

登北固樓詩云：不負南徐眼，來看北固雲。金焦兩山小，吳越一

江分。三僧者皆勝流，有唐人風致。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福嚴寺僧至訥無言工詞翰趙松雪馮海粟柯九思鄭尚左陳
象仲錢惟善輩皆有詩文贈之真蹟在孫叔英家寺僧景燮頗
能詩與澱山釋宗潮凝重有度皆為鄉里所推人云潮外而燮
內又太倉龍福寺妙觀師亦有詩名二僧在宣正間

之彞老

龔明之

之彞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彞老嘗學詩於西湖順老學禪
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叅同契俱行於世
嘗作早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畫本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
勝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

霽觀梅詩云荒園晚景斂寒烟數朵清新破雪邊幽艷有誰能
畫得冷香無主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
晚十分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云

翠微集

龔明之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為詩所著號翠微
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蠲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
勤始蘇一方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
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
格老辭清又一人

規師

劉鳳

規師性跌宕不拘檢然蕭洒物外喜讀書詩亦時有諸詩非庸流
也在元初

天隱禪師文集序

方回

削陳而不腐太玄公之文易原道公之無三字用古語是也夫
偶而不俳如晉書贊南昌滕王閣序小畜待漏記皆當退舍也
紆餘曲折反覆旋環若不可卒解驟決而有若相州堂記潮州
廟碑各兩起句截乎其網之網屹乎其明堂之柱未嘗不知大
劍利刃之斬錢切玉也此高安上人圓至字天隱之文也天隱
文集若干卷非特南渡後僧無之南渡後士大夫亦未辨至此也
然予惜其不專於儒也咸淳甲戌年十九出家依仰山慧朗大

師欽公脫髮有所迫而墮於浮屠歟抑有所為而隱於浮屠也
易詩書春秋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儒之文三禮惟儀禮古戴記
周官三傳有是非荀楊馬班醇不掩疵為儒之文之病四十二
章經以至一大藏之文可並學乎中國之聖人與西方之聖人
果同乎天隱之言以吾儒之文為故學以浮屠之文為已學其
胷中融會起了之見不惟欲合禪律論而一之又謂佛若老與
孔子之道一豈有所不得已而立為是言乎至元貞間任建
昌能仁禪寺其說法亦稟於欽不兩年棄去大德二年戊戌平
於廬山年四十三不屑為其徒之長而其徒至然宗之以為師
得於天而情於已者不偶然也吾徒亦或宗之不特為其徒之

師而年之不延修於已而不得於天者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噫予蓋惜其人品視契嵩惠勤參寥將過之而永叔子瞻之不
相值也抑又深惜其局於浮屠多為其伎為文不得為吾儒大制
作與無逸立政相表裡也與其學士書乃予同年鄧公光薦又
不能不感於近世人物之衰且少也天隱季父癸丑廷魁姚公
勉父文叔兄雲皆前進士吳門磧砂魁上人偕其友清表將以
其文粹行魁皆英妙高亢蓋遊於天隱而余亦遊之云三年己
亥十月初九日丙辰紫陽方回萬里序

筠溪牧潜集

自唐宋以來浮屠氏文之善鳴者獨鐔津翁一人而已文之合

作固不在言其為善者以神聖道德性命死生變化發前人之
所未發輔其教而為文也非特雄於僧中士林中歐陽子者文
名魁於當世見翁之文亦歎服而言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南
渡後僧非無文而其文也縟駘萎菴而不足以耀宗工秀士之
目亦徒為文爾至於元善鳴者盛稱三隱曰天隱曰笑隱曰覺
隱雖三隱並名而居最者天隱年天隱之文雖未見其如長江
大河浩汗無際波濤洶湧魚龍騰躍駭膽慄魄之勢然其規矩
準繩精密簡舌削去陳言為可愛爾使歐陽子見之亦必點首
而稱道之也余少好於文得天隱之文讀之耽翫不舍至有忘
其寢食者每下筆欲少效之駕鈍蹇劣雖竭其力而弗能及未

嘗不置筆而歎也蘇州府磧砂寺僧嗣詵以天隱筠溪牧潛集
板刻不存欲載銀梓以永其傳來徵予序於卷端嗚呼天隱之
文予少欲學而似之不可得恒有愧於其心又奚敢以鄙辭而
加其首乎雖然天隱之文流布於世猶水之在地豈藉人言而
後行耶詵懼其板泯而不傳重為刻之其意不可孤也故勉而
為序詵長洲人靈谷幻居和尚弟子出世鎮江丹陽縣之孝感
云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夏四月十有三日太子少師吳郡姚
廣孝序

書姚序後

予讀虎丘舊誌中有修隆禪師塔記高安圓至筆也歎其文

字之妙不知至為何人是必有文集恨不得其全而觀之又數
年在皋亭周如法友得抄寫牧潛集一冊於武林書肆中持以
相示展視則為至本集知至字牧潛號天隱如獲至寶讀之青
珠古理層出叠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千古絕唱自有
鬼神呵護終不可磨滅也前有方虛谷序後有洪居士跋二老
皆極口稱許而少師此序集無有也予今得之會稽祁侍御家
仍知此集國初已經翻刻道開法友近又得殘破刻本亦無少
師此文知是元板校對無不同者但多詩數首耳恨空囊蕭瑟
不能梓公同好適海虞毛子晉社兄入山見訪合前所得舉畀
之子晉負奇志交友滿天下天下之奇書秘典將漸滅而僅存

者不惜重購刻之為古人通血脉與後世開心眼其學日富其
刻日廣是快之歸殆軫塵足歲耳子竊有一言少師云天隱之
文雖未見其如長江大河浩汗無際駭胆慄鬼之勢少師驟以
陳言袞々左衝右突而不休為長江大河此人所能耳若夫天
隱之為長江大河則不然務在格斬腐粕不留朕迹一用靜神
直抵極際意之所至空濶無前是始為真駭胆慄鬼人所望洋
而不能措一詞者也况論文須論品大品與文如人質影並呈
不可遜以私天隱既得法仰山欽師則與天目高峰妙公為同
門昆弟何筆墨間不少及之是猶莊子不談孟子此尤見天隱
之品高出古今此書自應與天地不老也崇禎己卯夏日吳門

華山後學明河書

衍道原

劉鳳

石湖衍道原善為詩一時名士多與游若危太樸素覺隱誠公
皆相推許蚤世其孫金西白有英才好纂述能繼其業

道原在楞伽寺頗有風尚復是佳山水處故人多遊焉又有心
覺原滑漫菴者皆名僧也相與酬和道原有碧山堂集危素序
之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治平寺國初名僧心覺原所著有宜晚堂集宣德間有澄心印
膺薦為右覺義奉勅抄藏典禁中卒正統間賜之葬遣

官臨祭其西為寶積寺則宗衍所居有碧山堂集又有金西白
能詩善書與泐季潭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聲九臬稱其英
才偉學蒞天下僧盟有淡泊齋集又寶明善詩不為餽餽語字
亦清媚貧而好客，至則罄貲飲食之

良琦

載姑蘇志

良琦字元璞天平寺僧妙聲字九臬景德寺僧皆有詩名聲有
東臬錄

妙聲

載常熟志

妙聲字九臬景德寺僧也後常熟之慧寺戒行為時所重詩

文

東臬錄傳於世

良琦

載吳釋傳

良琦在元季為諸勝流所稱崑山顧瑛以財雄而雅好文藝亦
能題詠一時客若楊廉夫張伯雨倪元鎮鄭德明及琦皆名著

妙聲

釋妙聲九臬洪武間人學綜內外典雅善為文有集七卷為之
哀刻者虎丘藏主慧無盡也集所載列一時僧有問者甚多

良琦

載禪藻集

良琦字元璞吳郡人禮石室瑛為師住攜李興聖寺與楊廉夫
張伯雨倪元鎮鄭明德顧仲瑛倡和

妙聲

妙聲字九臯吳郡人師事古庭學公洞明止觀博綜內外典雅
善為文住平江北禪寺國初被召蒞天下僧教有東臯錄七
卷

人物志

張景

良琦字元璞出家天平寺號龍門老門有詩名與楊維禎鄭元
祐諸名人唱和其詩多見玉山草堂雅集中
衍道原石湖人工詩尤善書至正初主嘉禾德藏寺不辨聞有

碧山集危樸為序

椿大年巨姓沈大傳八葉孫早以詩名遊錢唐南北兩峰與南
屏報上人賦詠爭奇亦見玉山草堂集

慶閒字無逸習訓詁之學嘗箋註范成大田園雜興六十首方
回鄭國為前後序仇遠顧逢又為賦詩以行之
善住字無住精詩有谷響集仇遠稱其五言似隨州七言似丁
卯絕句似樊川古詩出韋陶諸作上

妙聲字九臯橫金人出家城中景德寺年十九以詩謁袁伯長
學士答云天機不受梁燕語逸興直與江鷗親殊見引重有東
臯錄刻寺中洪武間召赴闕顧問稱旨賜金還山
故山洪武初住吳之延慶次住寶華後歷揚州都綱兼住天宮
所著松月集格韻高遠絕肖唐人
明心覺源治平寺僧後住虎丘有宜晚堂詩集

福懋

載長洲志

福懋字大林竹堂僧少有戒行盡學倪迂書宗智永清絕可愛嘗遊文太史徵明之門聲名籍甚與陸文選光祖尤為莫逆交監司守令爭迎致之懋視之泊如不涉世味好攝山白鹿泉飛錫累年專修靜業遐通緇素咸歸向焉得詩數編有弘秀集風氣

栢子庭

劉鳳

栢子庭宋末元初僧善畫當是蘇人故其畫多有之子家枯木竹石先君云是其筆亦精禪理

普明

載姑蘇志

普明號雪窓嘉定人善畫蘭與栢子庭齊名

論刊崑山續志書

郭翼

方外詩僧則大無外者省夢菴者理獨間者庚西白者器大用者慶雲岡者皆齊已靈澈之流也顏悅堂編蒲之有室栢子庭不繫之有舟寶雲海之宗乘亮虛白之圖畫秉白雲之千林閣莊蒙泉之大寶洲方之高僧無與倫比

契穎

載崇明志

契穎四明人洪武末住興教寺喜吟咏尤精於琴永樂元年徵入朝鼓數操上嘉賞之俾度弟子一十八人

慧徹

劉鳳

慧徹洪武中嗣僧錄徹雖修淨綜涉無不該善為詩有焦菴集
其徒慈雲僧錄左講經弘治間有思錡亦善為詩皆住持嘉定
護講寺在合浦門外梁天監中建

琪禪師

劉鳳

吳江琪禪師好學嘗研習錢思復所著玉林字義寶林法上人
少年秀發凝然有受道器

吳釋傳內一條

劉鳳

予宗竹深府君永樂間拜徵命蘇之名勝皆有贈言卷中詩僧
三人智圓云花邊停去馬柳外聽啼鶯曉度丹陽郭春遊建業
城德完云九重丹詔下千里一颿開雲連鳩鵲觀山遠鳳凰臺

奏對天顏喜追趨哀職陪聲名方屈賈詞賦擬鄒枚善啟云闕
下屢聞多士薦朝端又喜一賢登江聲隨棹過揚子山色迎裝
近秣陵詩既流慶而又善楷法圓錢塘完海虞啟公茂苑此偶
見三詩耳其他尚不能知然今相去僅幾何時而釋門益落
聞有大林者未曾識承天有大倫能通內外典

僧大林詞翰

王世禎

新都汪仲淹出僧大林遺藁冊見示大約詞翰皆清瘦有法
而傷單薄少餘致雖不盡洗餒餒本色亦不至作蘊根吃藤條
語大林故住持郡之竹堂寺歿而曉虛白繼之其遺稿多散佚
不無長吉友人之恨雖然曉亦何可盡非全詩而貫休書而書

光而至今在者何益也

僧寶明 吳中故實記風雅第五之第十三人

揚循吉

僧寶明為詩不塵字亦清媚貧甚而好客，至則罄資飲號月舟人多知之

僧諷謀葬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長洲某寺歷年頗久基址廢圯時有顯官謀其地營葬僧口占一絕云一帶空山已有年不須惆悵起頽磚道亭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送紙錢辭諷而亦微婉

蘇州僧

出姚舜臣古今詩詞紀事

蘇州有一僧能詩嘗途遇郡守以涼傘為題僧立成一絕云

象骨攢來一柄收皂羅銀頂蓋諸侯當時撐向馬前去真個有天沒日頭守聞之頗有媿色此僧蓋善於諷刺者也

慧秀

釋普文

慧秀字孤松姓蔣氏常熟人幼入廬山之白雀寺高朗其性淵博其思立索之壺奧風雅之廷庭齊探並歷故其摘蕞之際超超玄著可謂法門之文學藝苑之禪宗耳著作有巖棲集

短歌送孤松上人之武林

鄒迪光

大江之南詞賦數於山僧亦有屠龍手得句長將白氎書哦詩却似青獅吼搨來閱世類糠粃懶捋詞場執鞭弭杖錫行持貝葉文沉檀漏滴蓮花水蓮花漏盡還經行袈裟直上越王城石

帆山深翡翠暗羅刹江淨琉璃明騎將支遁馬寫出惠林詩成
一、琅玕枝衆山響谷不敢後俄然萬籟相參差詩思禪机兩
通曉越城緇流應壓倒三天竺下無主盟欲取西湖奉君老君
乎莫恋赤城霞大地山河盡甬家許詢風調今誰是早向梁溪
轉法華

秀上人武林之行訪舊不遇游道甚厄頗有蕭索之嘆為作
短歌示嘲

秀上人秀上人汝莫厭聲聞果汝莫厭辟支禪歌魚彈鉢非甬
事幸舍豈是高僧眠君不見佳人紅燭下丞相錦袍前鷓冠珠
履長三千曾無方抱圓頂號白足手持鈇鉢磬折而周旋王侯

未必海鷗鳥朱戶定讓蓬蒿便香風颺寶字沉青獅夜吼梅
檀林此時瞿曇老人儼相向碧玉回照天花深奈何白日因鬼
而見帝炊玉燃桂餐黃金四郊逐客如蟻平原蓋嘗今已矣
勸君且上恒河津坐聽蓮花漏聲起

禪叢集詩僧履歷畧節止載人地者錄存於此

宋

法平吳郡人

元

智寬字雲海吳之竺澤人住嘉禾景德寺

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有谷響集

明

溥照字原明吳郡人

守道字中行吳郡人

恩鑑字古田嘉定人住昆山報國寺

寶明字月舟吳郡治平寺僧

希復號同石吳江人出家於殊勝寺

程史內一則

本合載姑蘇二異人
今止分錄歎道僧事

岳珂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歎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

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歎道

僧者實本郡人為兵家子有所遇何舊與之友狎不知幾何

時髡而鬢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慧而言發奇中與何頓

頑好遊蕩市井間見人必求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既不

趨召他日璫或薦道僧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

縛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於內殿不拜所言不倫上

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節之元恨其逃

猝無以應上命果日使十人從之所至不捨踰年歸見何以

杖話逐之至死訖不與接談一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邀
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內坐榻前曰今日
六月也好大雪侍璫咸笑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與
周測亦莫以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編素如言焉二
人勇於啗肉食至十數斤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道僧
先數年卒何 慶元間猶在相傳有餘歲矣

吳都法乘卷第九

表刹篇

死而不朽是名為壽神既長存氣亦相守有設刹羅精凝
堅久若宰堵波基隆勢陡拾級登梯隨才闢牖俯視殿閣
直上牛斗述寶刹第九

太祖高皇帝御製瑞光塔贊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絕鋼瞑目而逝餘灰塔藏
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宋時板榜

吳江周永年撰

本院有古塔一所崇寧四年重修於塔上現五色光是時闔郡官兵士民咸得觀覩蓋緣上祝皇帝宸筭當年四月十日恭奉聖旨特賜塔名天寧萬年寶塔應差科占拘息例與諸州郡天寧天慶寺觀並同永久放免

此傍現存瑞光寺每行六字大書精刻據寺僧云萬曆初江陵相當國行文量法本寺以此榜送郡邑驗視得免蓋異代猶賴其庇護云

瑞光塔院贊

虞集

大修行人本覺明了脚跟之下十日並照信功德母衆聖伴統
大寂定光恒住佛表

園城中登瑞光塔望舊游諸山

姚廣孝

寶塔作登臨靈氛蕩夕陰故山俱對眼此日獨遊心遠水勞歸
楫長空倦去禽自非嬰世難何不遂幽尋

捨銅童子文

蘇軾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余無舍利可捨獨捨舍利者殺為四恩三有舍之故人王頤為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墓得之以遺余，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克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藏私印或速以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重修報恩寺寶塔記

陳琦

吳城大刹最古而名著者惟報恩墮首講寺，創於吳大帝赤
烏初年而塔則肇於蕭梁時凡十一級屢墮劫灰至宋紹興間
沙門大圓僅成九級即今塔是也然歷歲既遠峻峙亭毒風摧
雨擊易就墮毀過者輿嗟弘治庚申知吳縣龐侯璠命僧德壽
鳩工修葺且戒諸人勿撓其事未久德壽示寂衆舉僧德吳道
克宗恩司之洎善士倪道完復相其役各協乃心不憚勞勩若
見若聞悉生喜躍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奉其力銖積寸累總
費萬餘緡經始於是年五月明年是月乃底於成易腐堅為增
新去舊珠頂光芒金繩交絡白屋外飾丹梯上通像設莊嚴天
神森衛闢楯旋繞層層如一風鐸之聲聞乎四境夜燈之燄燭

乎半空顧不雄哉諸僧以興修之功不易皆賴侯外護之力不
可無文用昭永遠乃持其所述本末謂文於予按佛氏之說釋
迦說法於靈山多寶佛塔從地湧出為作證明及其入滅留舍
利八斛四斗為浮圖八萬四千遍滿娑婆利樂羣品此塔之繇
興也若今之塔蘇文忠公曾施銅龜以藏舍利於中想八萬四
千之一也我國家神道設教仁壽躋民而亦妙嚴寶乘無乃
象教之功易感蠢愚之善心也哉茲塔之偉麗觀者起敬可以
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為東南塔院之冠冕矣但今之學佛者
或離乎真或蔽乎物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
而佛法微矣德吳輩必不若是其得義以了心者乎因請記并

序其事而警之且以告後之同志者嗣而葺之廢斯塔之不朽也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王世貞

原夫宰堵波之助肇也如來示寂獲樹之間闕維不燼皆成舍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竭咸構層剎以示瞻依爰及弟子鶉眼慶喜之倫雖等級小殊而供養肝次溘明之季則摩騰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則康會著祥於江左古語所述經來白馬教盛赤烏殆非虛也當是時孫之乳母陳有宅於吳郡城之艮隅擬舍為寺而仲謀信心方熾大捐國帑以成厥功鬱作雄剎後有僧正慧者別創宰堵波十一層於殿之右方迨千餘載

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善信比丘及諸大檀越合謀新之且曰後分經載如來十三層辟支減二而因緣經則謂如來八辟支七夫數窮於九之可也蓋緒成而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龜奉之而為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年未幾而遭金狄之難復委之火紹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而復不戒於火其上三層與中之幹柱蕩為煨燼縉紳大夫故嚴太保恪顧太僕存仁今錢司寇邦彥郭光祿仁及大婆羅門俞賓輩感形象言發希有念將鬻新之而貨用不繼善信稀簡有山僧性月者清淨少欲精勤自勵六時飯命一鉢不私聞而慨然請任其役延禮坐主朗公為一大衆開首楞嚴觀施雖微漸

有至者甫謀樹架而工師驕焉故昂其直以相要若有游僧曰
南山如金者自伏牛來遠塔頂祀而歎性月故識之謹曰事濟
矣請一切受署如金初無所難易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即挺身
木杪指揮羣役小間即為廣說因果辨辭泉湧或執隻肘或翹
一足猿豉鳥掛蹕厲若飛嘗一傾滑而墜衆謂立糜碎矣去地
丈許蹙騰而上尋理舊談面不改色乃共咋指以為神人檀施
雲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役作往，兼數人凡九閱歲而始
成為工三萬餘為木石甃堅之費直金萬餘高三十七丈延袤
二十八丈八尺雖九級之尊毋改舊觀而壯麗奪鉅儼然若攬
化人之祛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賈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六金

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種，悉備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漕
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隄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遂示微
疾而逝其徒之住持茲刹者追感無已俾居士記其略於堅珉
居士少嘗讀史至齊梁魏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教盡發
瘠民之蓋藏而糜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亡所節
得達磨有漏小果之一語以為快然至梁武之未契折蘆渡江
面壁嵩少魏之女王亦嘗再使問存當時永寧之刹上徹霄漢
下窮黃泉吞若同泰者八九而未聞有所風止者何也蓋以資
引冠達而以權聽胡媚也此所以待中智下根之異也破相盡
於大鑿即心標自寂公夙慧之士一時為之顛脫而百丈繼之

別樹法堂不立佛殿丹霞燒木佛以禦寒玉泉書祖名於犢鼻
乃至有畫撤諸佛投之水火而即師子坐設臯比者曰佛菩薩
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設也今夫律者人之所不樂
受也財者人之所不樂捐也非有甚畏於彼者未有能去而就
此者也今天下之號為叢林者衆矣然往者創自六季及唐至
宋若元而復者有之矣創者何寡也其在於今則毋論創而復
也因而飾之者非宮掖之重則大璫醜賈耳於齊民何寡也非
古財力之獨易而今之獨衆也其權屈於實之不足而權亦
日以泯故也嗟乎冠達而前尊佛之跡而迷其心百丈而後得
佛之心而繼其跡繼而心存此其重奚啻倍蓰然而能使佛

之教日凌夷而不振者亦一濫觴也夫以吾郡之一宰堵波於
佛事至猥小耳以如金之為幻而使人之苟有所就其功德
亦至渺淺耳然使闡提之衆目而有所提策振怠而為警破怯
而為施閭左之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改陸博游冶闢訟之
業而皈善地者非亦末法之一助也耶諸公又為言郡以雄聞
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而茲宰堵波實為之尾前者災民為之謠
曰龍無尾雨不起今茲大有利哉則非居士所與知也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屠

高工啟

兩過春陂柳浪香布帆歸晚怕斜陽漁人為指江城近一塔舡
頭看漸長

元日登北寺塔時重修落成

張鳳翼

雞辰風日愜招尋雁塔岩先試一臨二梵果中應長福百年劫
後再成林城懸北斗開天象標出西湖接地陰欲向上方題姓
字躋攀不覺入雲深

北寺浮圖有序

范惟一

寺在吳城卧龍街上浮圖九級制甚鉅慶相傳創造於孫
吳新於隋唐再新於趙宋所謂蘇端明施金龜以藏舍利
即其所也正德壬申燬於火嘉靖間方僧如金募財復新
之如金多異術支木末若飛鳥余嘗目覩云
卧龍靈氣湧浮圖九級毫光散五湖拔地高標雲幄麗接天寶

樹相輪孤孫吳灰劫經興廢學士金龜任有無見說如金多異
術總目象教輩南都

數年前北寺塔重修近復見正虎丘佛閣二事俱絕奇惜無
好事者勒石紀之目述其繁并寓所感

張鳳翼

通衢城中卧龍似北寺浮圖龍尾起一朝不戒罹熒惑萬里雲
霄失龍尾當時崢嶸那復然行道遽除歎成毀異僧躡屩何處
來身掃劫灰忽經始猿猴攀援未足奇鶴鶴成巢差可擬衆材
奚營若湧潮羣工不鳩如聚蠃巨功落成還舊觀諸天光生舍
利子屈指於今終數年虎丘復見茲奇事崔嵬山閣日貼危大
木難支欲傾北計需檀越千黃金所得方沾一杯水款門忽烏

過梓人持引執杖符柳氏經營已入顧盼間衆人難之獨輕視
從者環向僅八人視色聽言惟指使夜闌棟宇皆作聲朝來端
莊直如矢胡然而敬胡然直使鬼為之因如此神奇詭秘不可
知僧誇佛力欣喜異僧示寂不再得梓人欲行或可止願言
借爾回天力為我費宮正顏廉

玄亭閒話內一條

周錫

蘇城北寺浮屠火一書生夜半登樓見火如連環空中從東北
來至浮屠火即起已而火滅其連環復從東北去

蘇郡虎丘寺修塔記

張益

虎丘寺有塔凡七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

年當其掘地築基得舍利一人聞空中奏樂井之吼者三日虎
丘既為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
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屢燬塔周無恙洪武乙亥僧
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屠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
則專託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於僧舍浮屠又及
於灾而加甚於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嘆曰是魔耶數乎不
有廢也則何以興人能興其所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願何如耳
乃罄衣貲所有粗具材石既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况公開南
印之有為也即捐已俸首助之郡人多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
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磨琢不及經始於正統丁巳之春落

成於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
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既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
斗之下靈異荐彰衆目所覩謂尤盛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
因餘財創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宴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
發心於南印而力之所成就者多出於周况二公之樂施力於
此者又曰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藥
南印號也蓋為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菴之子禪派傳自臨濟
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為郡僧綱司都綱
僧臘踰七袞矣嘗承 召命較藏典於北京海印賜賚便蕃緇
素致榮艷焉其徒永端斷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是塔之

由用示久遠予嘉南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為書之石云
賜進士行在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姑蘇張益撰

登雲巖塔

沙門青芭

衷情帶幽鬱登陟睇遊荒草滋躑躅宿雨林薄迴陽光雲颺產孤
嶼鷗鳴據高岡圓吭如有得軫颺隨低昂澄江界天極欲濟豈
無航睽時遇坎止韜迹事括囊志潔道詎昧時濟理自章世豈
孰解領朝營夕不忘先聖去已遠感抃空慨慷

塔影 虎丘十詠之一

顧阿瑛

塔倚高標立樓深一竅虛海風吹幻影顛倒落才諸

虎丘塔王太史繩武同賦

袁 袞

雁塔翔雲表龍宮湧寺心乘高宜眺望暇日與登臨山百支矧
逼湖窺震澤深平生飛動意慷慨一狂吟

登虎丘浮圖

徐學謨

春色宜高望丹梯引睇遙金輪從地轉花雨颯風飄勢涌三天
出雄看萬里朝無能生羽翼直欲駕扶搖

隔溪望塔影

周治

危影轟林杪幾層雲外浮望來仍地湧躋處擬天游香藹盡空
界燈輝滿夜洲如何聊置足頓眺此清秋

橫山舍利靈塔銘

嚴德盛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蹤無體非體無以明蹤然則

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
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目况撒身命重財崇諸
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
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
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縻爵峻於其身隆基
茂於往業温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
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
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齊王大宮眷屬
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起七層之寶塔以
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擲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

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齋
齋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族三十
許年洞識苦空明開法要誠心內發真夢外酬時聞此山是古
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鋒常搖法輪恒轉舍生迴
向 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
成涅槃之樂其辭曰

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纏虛萃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
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成規
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昭銘無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
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

少宣令聞特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大通獨善非德兼濟為功
俱成法雨用息塵籠

大隋大業四年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
戶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靈巖山新建磚塔記

孫承祐

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丘點
翠映其後自餘崗阜川瀆沃野土田環遶帶縈若視諸掌代遷
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襍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
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
制繇是顯營雁塔冥助翟衣於山之椒累博而就基其巖所以

遠蹇崩之愚黜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
公之甃自於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一
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干
仞塔拔山而九層巍下瞰於婆娑香平觀於窳沈絲數湧
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届可以高聳天蓋可以久鎮地
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澄足定水澄心拂石
仙衣尚為遊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脩陵谷太平
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

靈巖塔辨

馮翼

山志云宋太平興國二年藩臣孫承祐為姊錢王妃修真福建

塔九成藏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經於峻級中記云不
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甃乃磚塔也不知何年復搆以木通
燬於雷火者未知即是此塔否馮翼云宋所建之塔非今靈巖
塔也凡古刹中小建置必有記豈梁天監二年鑄塔缸建此
拔地巍者竟無記乎如第一宮碑吳文定寬猶及見之今何
在矣如圓照禪師無際之塔賜額於政和二年亦必有記今僅
存碑額於荒蔓間歲久失據妄有指名卒非其美也按宋塔記
云九級今七級一誤也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甃則無本
矣茲於萬曆間雷火自級中熾燭三日夜而鏡缸始墜則自下
至上皆木也與不揮郢匠不合二誤也記云藏古佛舍利二顆

金剛經一卷而佛牙不載入記豈佛牙不足鎮塔何灰燼中木篋
得存偏著灵異三誤也梁天監二年鑄塔缸已有明徵則宋記
宜云某年某人建某年某人重修不曰修而曰建四誤也記云
頡成凡九旬有六日若如許魏之三定需經歲豈不百日而
竣耶五誤也山史云未知即是此塔否一時未置辨但翼嘗過
嶺山何氏有廣庭，有老梅花盛開周墻俱剝研石翼甚異
之主人云此何足貴舊有金沙塔軌規制甚古可作研並為人
取去翼瞿然曰金沙塔何在乎主人曰在琴臺下稍西塔軌今
可得乎曰盡矣依稀僅存廢址始信軌塔記非今靈巖塔記也
土人幾世於斯聞見真切何所証乎先是翼謁父執許機於楓

橋見几上一研軌銘曰靈巖寺浮圖石廣六寸長踰尺吐雲雷
吸風日劫火燒塵土蝕千秋萬年誰拾得叩即淵，噓乃温是
藐秦碑誇漢勒軒數斛之石墨潤生花之夢筆翼展玩良久意
靈巖塔端然無恙未嘗損一軌也特未燬耳即有軌與鏡缸俱
墜鏡且碎况軌乎是惡能周正若此盖蓄疑不決者有年聞何
氏說而此軌為金沙塔軌無疑矣今人不得其笑而指百步街
石幢為金沙塔不亦謬乎然記中不及金沙二字抑亦疑也

天平山樓望靈巖塔作

范惟一

倚樓聊騁望香塔湧諸天疑雨蒼龍起瞻空繡柱懸毫光河漢
表紫氣斗牛邊為憶宵燈燦靈山象緯偏

光福寺舍利塔記

崔鵬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夏巢冬穴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一寒一暑一陰一陽其道雖分萬彙猶塞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然後歷堯舜至周孔由是釋像興焉及乎東被大漢尤加崇飾按羊子云佛生天竺假形王家即其生也又云拂衣渡樹脫屣金沙即其滅也然雖示生滅之相詎加恍惚之道何異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累世不知其底吾以此觀之佛理不可盡也若夫舍利者即金人之遺骨堅剛不壞變化自然西天教之立為塔廟昔育王見而不信吳主修而效屢迤邐南移年代頗久 劫灰滅之理豈一魯

男子以綜其好焉余素不留心略為敘事故經云若能起塔供養皆獲福田此乃聖教所談事豈虛謬固知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雖則玄妙難求而實精專可驗光福寺者即梁九真太守顧氏之家山也士有惡嫌塵網種植善根遂捨林泉建茲佛刹立寺之始其由此焉斯地之銀闕移來洪波架出碧岫孤聳青天臨洞庭勢控吳苑上止斗牛之宿穿連太伯之墟何必齧負蓬萊蛇蟠崑閭歌樵翁於片石卧禪子於幽林草樹麗而攢花移蘿深而蔽日長松古栢緣情無塵世之機遠岫平湖舉目入畫屏之色其僧自相謂曰此之靈境爰有上方可以建立亭臺而莊嚴廟塔既不日不月其功就焉斯塔也

梁大同之中建矣唐會昌之末毀焉興廢之由是其一也然則
基址雖在而乃烟蘿以荒於時咸通中用敦歲天子明睿四方
清平野人入朝賢士出世而我吳郡云之一也鸞鳳異態龍武
殊姿嘯傲誰同孤高自得霜雪徒侵碧松色塵埃難染白壁光
巖陵卧時國之賢良鄭均閒時位齊鄉相魚腸之劍利斷鯨鯢
龍頷之珠光浮日月燒金屑玉闕邀蓬島之僊鈞月歌風隱笑
武陵之客公不惟優游儒籍然亦探奧釋門故儒則素王間生
於釋乃金人誦下則知人情難及智用全殊每登山而躊躇因
驚塔之荒毀曼斯塔之孖興也一則合天中后聖德遐被慈心
普施行曼日之克風徵當時之漢夢於是三寶起跡十方歸心

布金祇園圖像花界今者又塵清域外鏡朗天衢金柯開鰲背
之花寶位乾銀河之浪玉潢丹甑坐分瑞應之符樵子漁翁眠
唱太平之曲二乃遇公道窮生滅心達苦空信塵劫之迷途悟
法門之了性追我家之舊迹再葺蓮華護我佛之真身重修寶
塔然後增基表刹雜草開林剪荆棘而雲平列松杉而洞出時
維三月節屬九春鶯吟風而千般草垂巖而萬種建金棺而心
動羅寶蓋而雲陰緇徒共瞻士俗咸悅芙蓉坐上飄三界之異
香簷蔔花間散諸天之法雨曼時也祥雲結綵氛氲於行道之
壇慧日澄華照耀於然燈之位公乃觀相生善至誠感神遂發
善心爰命工者於是依憑氣象結構規模初標覆簷之蹤漸著

凌雲之勢亦有飛閣周統迴廊連石工呈奇巧之才梓匠設
雕鏤之妙壯觀而蹲虎踞巍峩而僊掌蓮峯繡柱屹而星攢
雕梁絕而虹指掩映而初屢吐峻層而欲鵬飛不踰一竿拘就
工畢斯狀也險體千仞高標七層疑蕪鬼工又若神助上穿星
漢下壓雲根豈劍閣之能齊比燼峯而尚峻鶴歸天而一駐雲
收霽而半開發郢客之詩情壯吳宮之地勢金輪縹緲亞日月
以高明雁像參差拂虹蜺而若動偉扎塔之美也其功者莫繼
焉至若遊人訪景淑女尋春入幽徑而攀蘿步晴崖而拾翠巢
鳥暎葉嵐烟惹衣苔鋪石而霞斑花映峰而綺合高瞻闕闕千
家之臺榭龜文迥瞰林巒四面之波濤練色其乃金甌屈節銀

露催寒何用悲秋正堪憑檻天朗而雲霞弄錦風高而松篠張
琴薰葭之浦上漁歌蒲蓼之汀邊雁影疊浪裁古人之素群山
闕少婦之眉開謝客之愁襟抒休公之佳詠松間踈磬伴高鳥
而飛來湖上輕烟暎孤帆而掠去斯塔也非公不能見矣斯景
也非公不能荆焉時有勾當僧道居文璜崇建等皆以高空皎
月深谷奇松掛衣錫而雲閣卧烟霞而鶴瘦真宗真理金言積
於情田無垢無塵玉蓮生於水上且小人識此求剗材非利錐
焚香雖效其不迴叩角常慙於未達辛苦十載每思蚊夢之徵
搏躍九衢頗有龍門之志曾勞閉戶何啻仲舒之三年誰念無
家更甚相如之四壁惟公不捐質微詞陋命作斯文操觚長吟

永日忘輟何以著公之美大播芳風

吳江寧境華嚴寺佛牙舍利寶塔記

釋文炯

余按元時石室瑛禪師叙仲殊舊記云宋元祐壬申吳興姚得瑄施錢四十萬建塔以棲佛骨舍利又云吳江地素淺薄姚氏鑿地浚丈土愈燥有物如豆如黍隱然有光視之舍利也其中甕甗方數丈疑古塔地宮中耳有文在埋博曰天平元年造姚瑄記豈若得瑄之先世歟元豐中其地嘗為蔬圃有婦人將娠為鬼物所遷者舊云晉開運初日除道掘出石像一軀高五尺是則神物居守知不誣矣仲殊善為詩而文非所長故叙之事辭不逮意所云寶積佛骨靈牙舍利不著所自天平元年東

魏孝靜帝之號時江南為梁中大通六年魏之正朔不可以用於梁猶梁之不可用於魏或者疑其為古之初若道家所謂龍漢未明者埋博之文用今字姚為虞姓此尤不可據而仲殊竟弗之考非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之義也建炎南渡燬於兵紹興十七年有王助教嘗修焉已百九十二年郡人鈕君某棄官家食一日呼其子某告之曰吾聞寧境主僧梵因與耆宿欲修塔者屢矣斯以事大歲艱莫敢舉手吾橐中有餘金竭橐以倡必有和者爾其助吾志於是寺僧協心勸相施者如市皇元戊寅嘯工至正甲辰年兵燬至正丁未間繼法師相囑詰師明叟與勤舊處仁等竭捐長貲營之至於國朝洪武己未畢工

於今世遷四代宣德丁未年來四十有九載中間頽隳余欲經
營時有周人謝氏鈕子助吾之志不日將成層簷却敵梁若繁
星然則塔廟之雄麗神物之森護上以壽國下以福民窮天
地亘古今理固必然無足疑矣永樂年間余承纂修采取前人
之言以由於後世而刊於石捐為永鑒庶不隕其美云時宣德
二年龍集丁未五月五日當山住持文炯南中撰兼書立石
草堂吳仲剛篆

登華嚴寺浮屠二首

趙宏

躡盡雲梯第幾層平生健步老猶能萬家城郭烟花裡
面紅
關取次凭

昔年曾此倚闌干萬頃江湖畫裡看物換星移人自老
風光依舊水潺湲

同三博士兩將軍登東寺浮屠

徐元

博士談經暇將軍射獵閒五湖同嘯傲三載一躋攀
霜葉紅鋪地寒波白滿山家子刈新稻玉粒破愁顏

輟耕錄內一條

華嚴寺浮屠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簞羽宛然相傳宋南渡初
金人粘罕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道出督時祝天自誓亦中焉
以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杪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元大
德中寺僧善信大修浮屠更其巔而新之視向二矢乃圓錢條

二交貫橫亘於上蓋昔人以是輔巔且以防鶴鶴之巢故耳乃知所傳大謬也其後長樂郭德基嘗作華嚴塔頌辨疑行於時蓋德基嘗為州官目擊其非故有是作

方塔

錢希言

常熟城中東塔為一邑之鎮有宋建炎初僧文用募造功未及半化去至咸淳中僧法潤撤其遺構改建方塔四面九層巋然壯觀與他處浮圖迥異矣或云法潤即文用再來也去縣治東十五里有水一窪舊名塔潭每當天色開霽纖雲無痕潭中倒影九層厖厖可數少焉縱橫上下忽有數十塔影凌亂波光中恍不可辨此其理殆莫測先年徐光祿振德季子故居在塔寺前

其家北樓壁縫中現出塔影無數見者詫為怪異豈未觀之潭

上乎

余別有記

一僧房在塔東南隅中有小屋周遭漆黑而上置

屋牕中隙光射壁宛然一小塔也此更奇矣相傳塔頂常有黃衣仙人偃卧於其上白晝多見之龔氏松憲快筆載其說頗詳

塔影

錢希言

常熟縣城東有崇教興福寺宋建炎四年建寺塔止四面謂之方塔俗遂呼為東塔寺徐光祿第四郎所居正在東塔巷中有客常登其樓見照壁上倒挂塔影數百座其人大怖而下呼主人共觀莫測所謂此數年前偶聞以後不知如何今其宅已歸

蕭氏矣

寶嚴院

龔明之

常熟海隅山有古刹號寶嚴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莊嚴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洲僧伽塔為第一此為第二至今尚在

石塔

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王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出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云塔銘序中見宋文憲護法錄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郡城北數里有一石幢唐徐浩書太守陳師錫徙置府第鄉人夜過河上者多見鬼物乃相與請於州復置舊處遂絕

昆盧幢

錢希言

蘇州閭門內專諸巷城上有專諸墓與要離墓相近萬曆年間專諸墓壞居民起出石幢壹座高僅三尺許上蓮華下雕礎四壁各刻昆盧遮那佛一軀三面並作思憶相一面撒手不知何代物也今歸寒山

吳中舊事內一條

陸輔之

秀峰寺西二十里至三泮有福林寺，門石幢刻唐咸通年又云上當慶忌尼寺蓋寺舊名字已漫滅

破山寺幢

錢希言

常熟縣破山寺今名興福有唐人刻尊勝呪幢二座石斯為古矣寺即常建題詩處

半塘壽聖教寺重修塔記

魏憲

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于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以建繇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先君開府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為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不孝顧瞻餘燼夕惕於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不敢勉於是傾貲度財歲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聲迹之莫見

其人旦視童子塚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於此迄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魏憲記

仁孝皇后勸善書

晉釋道生從師姓竺年在志學吐納清新人皆異服之要慧解為本故讚仰羣經不憚勞苦遂往關中稟承羅什辯問超卓咸稱神悟後遁迹虎丘有講臺石至今存焉或時居半塘誦法華經忽有一雉常來聽受一日不見師念之夜入夢云某因聽經

遂獲改報今在某家為兒子待過數年却來奉事洎師詢之果爾及出家無何童子命終月瘞於林一夕放光輝照塘塢鄉人異之啟看乃獲一舌生青蓮華因是起塔後葺成寺即半塘寺是也

雉兒塔

錢希言

雉兒塔在半塘寺傳是晉朝生道人虎丘說法野雉來聽明日誕生為城東某氏兒肋下有雉翼尚存兒後出家半塘寺中化之日寺僧造石幢誌之因名雉兒塔為宋學士濂前生血書法華經至今尚在寺也

雉兒塔詩

高啟

黃土但埋骨豈能埋性靈昔聞宿草間曾吐蓮花青身卧長夜臺口誦西方經尋跡殊宵聞聲每冷寒燈照空塔時有山僧聽應使隣塚竟沉迷盡皆醒

稚兒塔

半塘兒為竺道生童子誦法華經死葬此晉義熙

中商人謝本夜泊聞經聲但見葬處蓮花青色言於官詔建塔宋紹興中修塔中經聲又復夜聞焉王賓
芝草能生古樹根蓮花宜出異人身塔燈明處風鈴息清夜經聲誰再聞

破山高僧塔

居簡

寺倚四僧傳僧今已蛻蟬塔隨榛棘老德與苕萋全翠滴添衣

重雲低染屨鮮何年山脊斷飛去玉蜿蜒

修虎丘塔頌序

釋圓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丘明年始以官命并西菴墟之徙其棟瓦椽栁完寺壞屋於是虎丘隆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宏奧闕冥浚戶容庭貌煒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糧論者多秀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為正胤的受當教統之季群宗遺支微絕不嗣獨禪師衆胄曼衍天下百年之間以道德表茲山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也然皆熟視其祖凜然欲壓於頽簷仆壁之下莫肯引手特一瓦一木救其風雨寒暑而秀公曼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宇致

考乎非已之祖豈惟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為人後而道其先者視公之為宜何如也

翠峰山居修普同塔記

陳宗之

翠峰自雪竇開山天衣禪師從之始聚徒匡衆建設林宇鑿井以通汲則有悟道之泉置塔以代封則有普同之室是二者生養死歸歷五百年未改也山中僧喜牧豕釀麴破律放濁惟山居片地晨鐘夜梵楚有風規隣僧忌之托形象言謀毀其塔向高尋餘今則童然與衆者相伍免絲燕麥棲荒莫掃賴諸檀信呵護稍復舊觀然已及乎有隴羊之虞夫無塔是無叢林無叢林是無天衣以來燈相傳之法系也其為關係甚鉅

近日高緇有以修復祖塔與薦紳犄角者此猶有僧俗之辨若
同棲淨域共託祇園而倜然肆其闕翦此豈欲以屠酷之氣抹
殺五百年宗風乎多見其冥悍不知量矣於是主者爲上人既
正告大衆屬余記其成毀以俟後世考焉嗟乎法教陵夷如棟
斯崩繇塔推之其賴弘匠支撐傾圮者豈止塔焉已哉辛巳仲
春長洲陳宗之撰

聖恩寺禮三峯和尚塔呈剖石宗師

楊士修

日高山霧開山夢心然醒梅花千萬株參差露光影遙看一片
白雪海波千頃院宇久廢沉次第得精整古像開慈顏侍衛現
身猛興復端賴誰吾師神炯々洪鐘晝夜鳴草木都似警稽首

甯小幢前竹篔正巖冷嶺梅遍地香如何能有省





